

全球義社紅藍兒女



四分之一世紀的約會



● 義社 25 周年聚餐暨謝師宴

17/11/2017 (FRI) 地點待定

● 畢業 25 周年銀禧加冕及同學日大公宴

18/11/2017 (SAT) 地點待定

聯絡人：

麥建霞 (852) 9096 3898 吳志邦 (852) 9481 6185

區芷穎 (852) 9750 7569 司徒嘉倫 (852) 9685 5078

Email: Pcms.yee1992@gmail.com

Facebook: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H.K.\) - Yee House](https://www.facebook.com/Pui-Ching-Middle-School-(H.K.)-Yee-House)

耀社金禧活動後記

陳永裕

培正舊事如流水，但兒時瑣事縈繞，趁記憶仍在，值耀社金禧之聚，執筆錄下。

我，陳永裕自1952年開始由幼稚園低班入讀培正，至1961年完成初中一後才離開母校轉讀拔萃男書院。離校至今55載，但兒時在培正的印象猶新，校內的建築物如正門大鐵閘，大路，操場，中學部的螺絲樓梯與及多名老師與小學同學的面孔輪廓仍清晰地在腦海中。適值2015年耀社金禧同學聚會活動在香港展開，我內心一股莫名的衝動驅使我參加不再屬於我的「金禧」聚會。但離校五十五年，可還會有人認識我嗎？同學們會否感到一名陌生人的參與會打擾了他們重聚雅興嗎？再三躊躇後終於在網上查閱到耀社的金禧活動香港區聯絡人鍾信明先生並跟他通電話。

印象中我没有與鍾同學同班，但只是名字有點記憶，樣貌則完全想不起來了。在短短的數分鐘電話交談中鍾同學起初都有點猶疑怎麼會有一名「失散」了五十多年的同學跑出來，直至我一口气說出了十多名小學同學的名字時（好一些應未有畢業便離校了）他才徹底釋疑，接受我是耀社的昔日同窗。

由7月開始接觸鍾信明同學後腦中便不斷地浮現出各小學同學的名字及他們或清晰或模糊的樣子，亦想起了不同的瑣事，有愉快的，亦有難過的，現且逐一寫下：

同學——

林公道——中美混血兒，小學二年級的同學。他有很明顯的外國人輪廓，棕啡的頭髮，帶點兒藍色的瞳孔，高高的鼻樑，個子比同學高許多。我跟他很要好，但很不幸地他的爸爸卻在學期中逝世。我當時年紀很小，但亦感到很難過，不知怎麼地的又竟然懂得向班內同學募捐要買一個花圈送給林公道的爸爸，並托一名校工辦事。隨著下一年便再不見到林公道在培正上學了。

余念蘭——可能是三年級的同學。她每次繪畫比賽都有貼堂，但感覺中她没有可能劃得那麼好的，心裏老是想她一定是有人捉刀！

鄭碧玲——梳著孖辮纖纖瘦瘦女孩子，應是三、四年級的同學。

羅乃新——四年級的同學，一名十分易哭的女孩。最深刻的印象是當麗的電視開台（1957年）首播黑白電視

時她便托老師在班中向同學發出邀請到她家中看電視。之後據聞她轉去了瑪琍諾修女學校。

彭詠樂——四年級愛班的同學，短髮的女孩，文靜，圓圓的面。小學畢業後去了聖保羅男女書院升學。

葉怡音——四年級同班同學，不知怎的當年幼小的腦裏

總以為她叫葉宜蔭，也許是因為大樹葉茂宜遮陰的想法罷。她是當年小學的高材生，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並且品學兼優，是老師心中的一等好學生，是同學眼中的偶像。當年印象中她是高高瘦瘦的，很斯文，略有點兒傲氣卻不失友善。她少有與男孩子們一起玩耍，我記憶中唯一曾與她一起玩過的便只有「拋米袋」（搵子？）。

譚美瑜——印象中是四年級的同學，清瘦白淨大眼睛的女孩。每次老師叫她的名字時我心裏都想起了「淡水魚」。

冼維廉——二年級的同學，圓圓的面孔，常帶笑容，跳皮活潑。不知怎麼地他有一天沒有穿校服而是著上了一件皮飛機恤上課，並對我說是他爸爸從外國帶回來給他的。我當時十分艷羨，害得我扭計硬要母親買一件相同的給我。最後當然是買不到了！

萬三元——二年級的同學。印象中他很高大，也許比我高出了半個頭有多。他的名字也很特別。當時我心裏想如果真的有一萬三千多元便真的好了！

郭嘉欽——應該是三年級的同學，瘦瘦的戴眼鏡。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是他在跟同學玩「拍公仔紙」遊戲時是永不會輸的。我跟他在小息時玩了不下十次八次，每次都輸得不明不白。什麼關公，趙雲珍藏版的公仔紙都輸掉了，心痛不矣。最後才發現原來郭嘉欽所用的公仔紙是雙面的，難怪它是永不會翻背了啦！

鄧錦華——三年級的同學。上學時永遠是最整齊的一個，頭髮像用上了半瓶「髮乳」，漿得光滑滑像可跣死蟻的。

林定邦——四及五年級的同班同學。他應是男版的葉怡音，因為每學期都得成績及操行優異獎。個子不高大，有一邊耳朵較小，人很文靜，但十分喜好踢足球。

梁柏德：可能是三年級的同學，是我班的班長。他的成績是很不錯的。有一天我下了課在沒有通知家人前便跟梁柏德回他家裏一起做功課及玩耍，害得在人在學校內外四處找我。直至傍晚時份我在梁柏德家中打電話回家通知家人母親才鬆一口氣。

羅文祥——五年級的同學，外號肥油。他是較好動的同學，十分喜愛足球，我與林定邦都常與他在課餘在操場上踢球。

高季岳——四年級及五年級曾同班。蓄平頭短髮的他永遠是笑吟吟的樣子，眼矇矇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有一次小息時他竟能在課堂外的走廊做倒豎葱。

何永年——當年同學們叫他「何Lin」。沒有特別的記憶，但五年級的樣貌卻仍十分鮮明在腦海中。

樂美濤——記不清是那一年級的同學，很可能是三、四年級罷。最清晰的印象是胖胖的笑面，帶著男孩子少有的酒粒（梨窩）。

王紀樑——五、六年級同班的同學。我跟他常常一起玩彈波子的遊戲。一度玩得出神入化，波子老遠都可以命中。他當年住在尖沙咀嘉拿芬道，隣近漆咸道的公園。我便常跟他一起到那公園去與其他孩子們打波子，亦贏過了不少呢！

周彼得——五年級的同學，個子瘦瘦的，記憶中跳高是他的強項。他亦喜愛足球。

李繼康——五年級的同學。真的記不清他是否姓李，但名叫繼康是肯定錯不了的。因為他胖胖的，所以被同學們起了個花名叫「肥雞糠」。他亦很愛踢足球，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他約了大約七、八名同學到他家附近的球場踢足球。他的父母還為我們一班同學們準備了菠蘿飽及汽水呢。那天七、八個孩子都盡興而返。

翁榮生——記憶中他個子較高，瘦瘦的，也許是聲音較高的原故，不知誰給他外號做「女人」。在網上搜集耀社資料時才知他已不幸去世。

邵容宜（怡）——三、四年級的同學。到六年級已再沒有見到他了。大約在廿年前閱報見到在澳門有一同名同姓的練馬師不幸被馬踢死，希望不是我認識的同學邵容宜。

陳壽鵬——五年級的同學。他比班中任何一名同學都年長，據聞他已留班兩、三次了。難怪人較成熟，每次男孩子的活動都是由他發起的。他十分喜愛足球，五年級班男孩子都是他的隊員。但由六年級開始便已再沒有發現他的踪影。記得五年級時他曾組織了與鄧鏡波學校的學生足球比賽。我們的隊員中包括了陳壽鵬，羅文祥，林定邦，周比得，李繼康，還有數名同學已記不清名字了，但賽果卻是永世難忘的七比零負於鄧鏡波！

曾慶厚——三四年級的同同。瘦瘦的個子，尖尖的面，學業成績應屬較高的一名同學。跟他同班了一段時間才知道他是教我們國語（現叫普通話）的楊老師的兒子，他也是香港小姐曾慶瑜的哥哥。

陳秀鳳及陳秀凰——耀社的子女，我已記不起那年曾跟她們同班，但耀社相信便只有她們這對子女，所以至今仍有印象。我自61年離校後便一直沒有跟任何耀社同學接觸過，但卻在30年後在印尼碰上她們！事沿秀鳳及秀凰的大哥在印尼設廠，我本跟他不認識，但我弟弟陳泰裕是培正仁社學生，他的同學陳焱生卻是子女的弟弟。我在91年因公幹前往印尼，焱生便介紹我認識他的大哥。那年多謝陳大哥款待，並在他離開雅加達3小多車程的別墅過了一宵，碰巧又遇上了秀鳳及秀凰。

關仕清——可能是五年級的同班同學，樣貌模糊了，名字倒清晰，只記得他當年是班中很高的同學。

潘韜鎧——三、四年級同班的同學，名字記得清楚，依

稀認識他時他是胖胖的，同學們給他一花名叫「潘倒珠」。這外號可能他自己都已經忘記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聖誕假前學校有化妝晚會，潘韜鎧扮將軍，晚會完畢後他可以拿紙皮做的頭盔回家，令我羨慕不以。

雷柳媚——初中一的女同學。她長得胖胖的便像電視台的開心果「肥肥」。她亦是常有笑容。

劉淑卿——記不清她叫劉淑卿還是劉惠卿。她長得較為高大，當年見到她時總是覺得她是大家姐般似的。

司徒澤城——個子很細小的男孩，唱歌很好聽，音調很高。他的家是開酒莊的，叫「盈豐米酒莊」。有一天他偷偷地拿了他父親的一張名片，把名片上父親的姓氏留下，名字的部份卻用做勞作的雕刻刀剪下，反過來改寫成他自己的名字，做成司徒澤城給我看，並對我說他日後也會是總經理。

梁錦泉——六年級與初一班的同學。他人較成熟，中文根底很不錯，六年級已遍閱巴金的家、春、秋三本書。他寫得一手漂亮的鋼筆字，文章亦寫得很好，常有在一些報章投稿。六年級時他已跟我說杜甫的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又叫我猜字謎，什麼「春雨綿綿妻獨宿」（謎底是「一」字，春天多雨沒有太陽，所以春字去了日字，妻獨宿於是春字頂部又小了夫字，因此春字變成了一字）。

老師們——

羅老師——小學二年級及三年級的女老師，教我們中文。她上課時常會說一些故事。我對她最深刻的印象是她說的歇後語：

屎坑關刀——文（聞）又唔得，武（舞）又唔得

忽必烈——吞金滅宋（謎）——買謎打斧頭落格之謂也。

很奇怪，五十多年前老師說過的故事竟記得如斯清楚。

何淑端——四年級的班主任，亦是教我們中文的。據聞她是小學訓導主任何偉真的妹妹。同學們都很怕見到何偉真，因為一向以來都是犯了事被罰的學生才會去校務處見她的。但何淑端可以說是我在培正的最佳老師。她上課時常向學生講解做人的道理，要努力讀書，孝順父母。對學生關懷又悉心教導。在她的指引下，我兩個學期都做了優異生。

譚戴曾——五年級的班主任，矮矮胖胖的，常著西裝挺著一個大肚皮，教我們中文的老師，亦是我最不喜歡的老師。五年級時我們一班同學都十分喜愛踢足球，放了學常在操場上一起玩球。有一天放學後我們玩球時被他看到了，他不問情由地便把我們一班同學都處罰了，包括林定邦在內。一班孩子心裏都很不服氣，不明白為什麼放了學不能在操場上竹踢球？又有一次在月初收學費時各同學都用信封把該月

學費交到班主任手中，但其中一個同學雷勝和卻未能依時繳交，譚先生問雷為何不交學費，雷同學很害怕地輕聲地說：「爸爸未有錢交」。接著我聽到了譚先生說了一句我一生人也未能忘記的話 - 「冇錢學乜人讀書！」我心裏一直很為雷同學難過。學期過後再也沒有見雷勝和同學回校了。

梅剛強——美術老師。壯健的身軀，黑黑實實的。他在黑板上能輕易地劃出美麗的圖畫。有一次他示範畫飯碗裝上白飯時只把白飯劃得平平的，不是裝得滿滿的。隨著他向同學們解釋為何飯只有八分滿。他說在打仗時他隨軍旅吃「大鑊飯」，人多飯少，如果你第一碗飯裝得太滿，到你想添第二碗飯時可能已被人吃光了，所以為了要爭取多吃一點，第一碗飯只會裝平碗口，有機會裝第二碗時則只裝八分，務求盡快吃完可以再添，如果真的有機會添第三碗時便裝到滿滿的，這便是「一平，二八(分)，三裝滿」的做法了。

區劍星——四年級時的教美術的老師。但他從來沒有真正的示範過任何繪畫技術。反之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每當有同學要求在上課時去小便時他便會說：「大小二便，諸多不便！」我心裏想難道他小便不需要方便的嗎？有一天小息時一名同學在黑板上用粉筆劃了一個鈎、一把劍及一粒星，引到全班同學都開心地笑。但在區劍星上課時看到了他竟然勃然大怒，勸聲向全班同學問是誰做的。當然沒有人敢答，也沒有人願答。隨著區便說如果沒有人供出是誰做的那便全班留堂。同學們你眼望我眼，露出很怕很無奈的樣子。小息時出了課室的同學當然不知是誰在黑板上劃的，見到是誰在黑板上劃的同學亦有江湖義氣不願供出來或怕供出來被眾同學指責。最終全班留堂，包括了葉怡音！當年的我心想在黑板上劃上了老師的名字應該沒有什麼大不了，也不算對老師有什麼不敬，長大後偶矣回想到這一幕時更認為如果區劍星能當時對學生笑一笑，對學生說：「很不錯，很有創意」，然後輕輕把畫擦去，那便贏得了全班同學的心了。

顏sir——小五教自然科的老師。記憶中他名叫顏楚強，希望沒有記錯。他終年都是穿著一件灰色的直身長袖恤衫，恤衫尾終年也沒有插入褲頭內。冬天也只是換了件較厚的恤衫而矣。他人高瘦，長着平頭裝。自然科教什麼都忘記了，但至今仍記得一天上課時顏SIR帶來了一台模形，說是瓦特發明的蒸汽發動機。同學們都很雀躍地等待發動機開啟，但它卻是不會動的！

鄭煥時——瘦瘦的個子不高，但耳朵很大，同學們叫他做「兩耳兜風」。他是負責教小學勞作的老師。我最記得四年級所做的一件勞作是飛機。材料都要從「天利行」買的超輕身「飛機木」及薄薄的捫機翼紙張。飛機是靠一個螺旋槳攪上強力橡根作為動力的。當花了兩個星期所做成的飛機真的能

由地上起飛，在空中能滑翔上四、五步距離時真的高興得像做出了偉大的發明一樣跳了起來。但上了兩三年的勞作課我卻沒有留意到女同學們是做什麼勞作的，難道鄭老師教她們織毛衫不成？

林敏初——初一時的數學老師。相貌已記不清了(隱若是瘦瘦的個子不高，有戴眼鏡)，但對他令初學代數的同學們都十分清楚明白是令我至今難忘的。他也令我由培正轉校到拔萃後有兩年不用花太多時間在數學科上。

黃悅和——初一教生物的女教師。她的外號叫「細胞婆」只因為她在生物課上教同學們細胞的組織。但她最令人難忘的是她應是全培正最惡的老師罷！她曾因為上課時有同學輕聲說話而向全班大鬧半堂，經過數回的洗禮，再沒有同學敢在她的課裏說半句話了。她上課時真的靜到蒼蠅飛過也能聽到呢！

吳華英——體操老師。黑實粗壯多體毛的身軀，有點兒像混血兒。學生們叫他做「吳麻鷹」。年幼的我總覺得他不是很有友善的樣子。同學們都像有點兒怕他。

林藻勇——中學部的訓導主任。他亦是令我決意離開培正的人。初一開學不久，仍在夏天時份，我有一天因為配有校徽的恤衫洗了未乾，所以便穿了白恤衫回校。很不幸當我在小息時碰上了林藻勇，他見我没有配帶校徽便像我犯了彌天大罪似的馬上把我截停，問我知不知沒有配帶校徽是犯了校規，又問我是那一班的學生，今天上了什麼課。當時年幼無知依舊告訴他班別、姓名及今天上了魯迅的「風箏」。林馬上便說那便用毛筆抄五次「風箏」課文，明早九時前交到校務處給他！我當時真的呆了，魯迅這篇文章足有千多字，一晚要用毛筆抄寫五遍真的要命哦！當年放學回家什麼也沒有做馬上便動手抄寫，母親叫我吃飯及休息也無心聽了，只顧不停地抄，抄，直至晚上十一時多才勉強完成。心裏很不舒服，眼裏淚水不斷滾動，只差點兒沒有掉下來。第二天早上回到學校便一股兒地跑到校務處，但沒有見到林藻勇，只好把五篇「風箏」交到一名教職員手裏，托他轉交林。至於林藻勇有沒有收到我手抄的五篇「風箏」或他基本上已忘記了我是誰已沒有關係了，因為由那天開始我已決定必須設法離開這我既愛且恨的學校。

瑣事回憶： 國語楊老師及第一次不合格

在培正讀了九年書(兩年幼稚園，六年小學及一年初中)我唯一不及格的科目便只有國語(現叫普通話)。記憶中可能是小學三年級便開始上國語課，由楊老師任教。當時的國語

是教 Bor, Por, Mor, Four 等拼音字母的。我對這些字母感到無比的陌生，亦不大懂他們的發音及拼音。家中亦沒有人可以教我，所以在不明白加上懶惰因素便取得了人生的第一科不及格。當年的手冊上有一科填上了紅字令我寢食不安，很不容易的才敢把手冊呈給父親簽名。幸好爸爸只輕輕地說：「下次多用功好了」，我才鬆一口氣。

幼稚園的放學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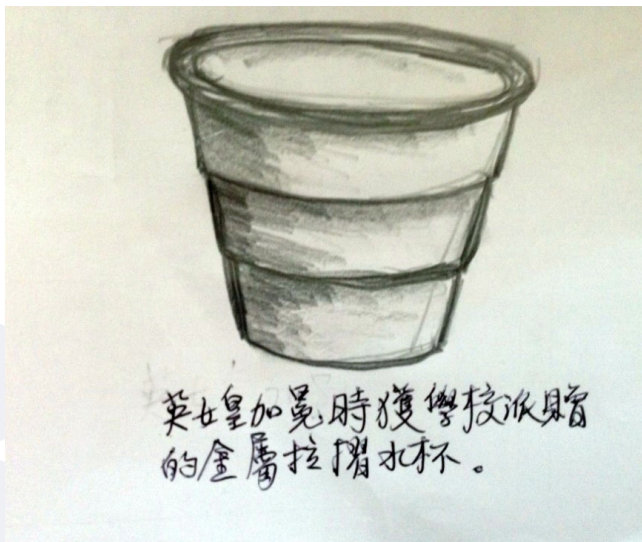
1952-53年讀幼稚園應是十分快樂的時光。兩年快樂時光很快便過去了。最令我難忘的是每天放學時同學們都要唱一首幼稚園放學歌，但我至今仍未弄清楚全部的歌詞是否正確，耀社同學們可有由幼稚園升上的能告訴我嗎？所記得的歌詞如下：

現在快要到時，幼稚園放學，現在快樂無人知，明天再相見。

當年只是人云亦云地唱，歌詞半懂半不懂。離校廿年後再回味兒歌歌詞卻發現不大了解第三句的現在快樂無人知是否有唱錯或會錯意，至今由幼稚園畢業六十多年仍希望能弄清楚。

英女皇加冕

1953年英女皇加冕，當年應是在幼稚園高班。有一天上課時老師向同學們派了一些禮物——它是一只金屬拉摺水杯。這水杯可伸縮，方便攜帶。縮短時只有大約1吋高，拉起來便成為差不多4吋高的斜邊水杯。那時候覺得這禮物真的很棒，也覺得英女皇很不錯，因為除了禮物還有一天假期呢！



憑印象繪出六十多年前的水杯

ABC 麵包店的啫喱

小學三年級開始有每天一毛的零用錢。當年最喜愛的便是到緊貼學校的麵包公司ABC（愛皮西）買每杯一毛的啫喱。那啫喱可細得十分利害，小杯直徑只有大約1.5吋（4cm），高不足2.5吋（6cm）。細小的學生也可以一口全部吞下。但我只會慢慢地，一小羹一小羹地品嚐，捨不得快地把它嚥下。賣麵飽及啫喱的是一名出奇高大的外省人，當年個子小，要仰面才能看到他的面孔。後來母親知道了我的零用錢都貢獻了給ABC便在家裏自製啫喱（用Robertson 啫喱粉開），既大杯又有多種味道，但不知怎麼的我還是認為ABC的較好。

聰明葉、刀豆

小學時同學們最多鬼主意。初學寫書法時同學們都帶「墨盒」回到學校。墨盒真是難以處理的東西，墨汁少棉花便太乾，書寫有困難，墨汁多卻又常會漏墨，弄得書包及書簿都髒了。那時候又有同學出了鬼主意，游說大家摘學校庭院中的樹葉來洗淨，曬乾，到只淨下葉的脈絡時平放在墨盒內，美其名曰「聰明葉」，說放了葉在墨盒後可確保墨汁不會快乾，同時寫字時亦會更漂亮，人更聰明。其實所謂聰明葉只是洋紫荊樹葉。一時間小學部的洋紫荊樹掉了不少葉！但同學們的書法也不見得有進步，人也沒有長得聰明一點。



小三同學姜得志對我說他發現了學校內有一棵樹，它的長刀形啡褐色果殼內排滿了一棵棵長形的豆，名叫刀豆。如果把豆在地上磨這豆有很大的能量。好奇的我跟他在地上撿了一些豆，但見姜得志用力把豆在地上磨，倏地他把豆放在我的手背上，燙得我整個人都跳了起來，他隨著說：「不是告訴你這豆有很大的能量嗎？」不久後我便懂得什麼叫做磨擦生熱了。真的是經一事長一智。這刀豆其實是學校內映樹（鳳凰木）的刀形果實的種籽。

木棉樹、炮仗花及映樹

培正的校園不算大，樹木也不很多。校園附近的加油站有數棵高大的木棉樹。校內大路旁圍牆上有炮仗花，小學部庭院中則有映樹。每年看著這三種花/樹的開花情況便知道了是什麼學期了。木棉樹又叫英雄樹，夏天九月剛開學時枝葉茂盛，到差不多聖誕時葉都差不多全部掉下了，樹幹變得光禿禿的，那時候同學們都知道快要期考了，寒假亦將快要來臨。農曆年後天氣慢慢回暖，到三、四月時木棉樹都開花了，一朵朵紅彤彤的花長在光禿禿的樹枝上。五月份校園內的炮仗花盛放，意味著年終大考將至，六月映樹開始長出疏落了紅花，大考正式開始。到映樹長滿了紅紅的花時悠長的暑假便隨著開始了。這數種植物是我在培正讀書時用來計



映樹-鳳凰木

算每年考試及放假時間的工具。當年最怕見到的是映樹開花，因為馬上要大考了，但亦最希望快點見到映樹長滿了紅彤彤的花兒，那時候大考已完，暑假亦隨即開始。心裏好不矛盾。



上圖是一張珍貴的相片，應該是在1950-60年代拍攝。正中尖頂的建築物便是小學校務處，是老師們跟小學訓導主任何偉珍的辦公室。兩旁的平房記憶中是二年級的班房，背境中高的建築物是三年級課室。平房中間的庭院種有映樹及擺設了石枱及石凳，環境很不錯。但怕人的卻是校務處門外常有犯了校規被罰的同學站在正門的旁邊示眾，嚴重的還要手執一圓棍像童子軍般的束立著，令人看到後不寒而慄。

小學校務處

讀三、四年級時最怕去的地方便是小學校務處。因為印象中去那地方便肯定是被罰的了！校務處原只是教職員辦公的地方，應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但卻因為在它的大門口常有一、兩名學生被罰企，讓全體同學都意會到他們是犯了事。犯了較嚴重校規的甚至還要手拿著一條木棍，更像被標籤了是重犯！那時候何偉珍是訓導主任，一切的處罰都由她發號施令，屬重屬輕端由她心意而定。被罰企的同學通常都會被寄小過或大過，家長亦會收到書信通知。所以那時的學生都

視校務處為官門，何偉珍為判官，盡可能遠離！不過何偉珍卻從來沒有教過我，所以我對她的認識並不清楚，有可能她是十分慈祥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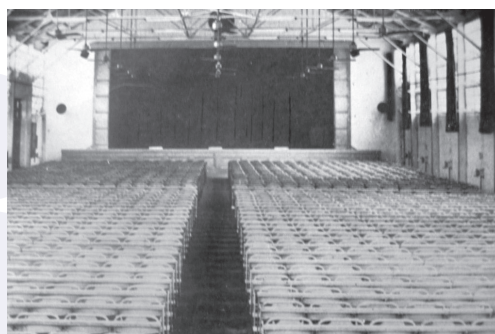
在網上找到的培正舊相片。圖中的建築物都是我在校時（1952-1960）原有的。前面的兩座樓地下是幼稚園，樓上是寄宿學生宿舍。兩座房中間可見映樹（鳳凰木），兩座舊建築物中間二樓有條天橋連接。右方是鐵蓬頂禮堂。再往後是「小操場」，小操場後記憶中是3及4年級課室。再後便是大操場及中學部。當時窩打老道仍有大明渠在馬路中央，而學校側仍有明渠從中學部引水接礮至窩打老道的大明渠。1960年時窩打老道山仍未開發，學校旁的馬路未命名為培正道。學校正門與大禮堂中間的小店應是ABC麵包店。



這張照片應比上一張早了好幾年了！街上行人稀疏，ABC麵包店仍未開業，甚至校舍頂仍未有僱建物（樓只有三層高）。



當年大禮堂對細小的我來說是十分大的。坐在台下往上望有遙不可及的感覺。台上演講的未知是否李孟標副校長？



看座位的排列禮堂應可容納近千學生



拍攝這相片的地方應是初中一的課室外面的走廊，向外望左邊是小學五年級及六年級的班房，下面右方是體育館，長出松樹來的（相內看不見）應是斜路通往大操場。



大操場，背境的三層建築物是3及4年級班房。從大操場看它只有三層，但從小學部往中學部看則可以看到四層。因為地勢關係，操場與小學部有落差，高低有一層樓。操場跑道盡頭是樓梯通往「大路」及校園大門。

可口可樂搖搖：

四年級風靡一時的男孩子玩意想當然必是搖搖了。當年引入搖搖的是可口可樂公司。他們的推廣更是鋪天蓋地的經電台，麗的呼聲及各大報張介紹，更特意從美國派了數名老外來香港演出。一時間全城哄動，學生們都手拿一個，不斷地把玩著。什麼「環遊世界」，「打韃鞑」，「攜犬慢步」等等花式同學們都爭相學習。女同學們都是較矜持的沒有參與玩搖搖，只在一旁觀看。但可口可樂賣的搖搖卻十分昂貴，每個售價5毫，以當年物價來說它實是難以負擔的玩意。最苦的是當搖搖的棉綫壞了時是沒有替換的，要麼便要再買一個新的！



網上找來的搖搖相片。

大水渠

讀五、六年級時課室應是在操場對上的山坡上，每天要走斜路上的。下課時卻可由操場的側門離校，毋須由「大路」經正門出窩打老道。當年操場側門外的馬路仍未叫「培正道」，但它是什麼路也不能考究了。當年一出校門便是一條大明渠，由現今的培正道直通往窩打老道接駁了在那裏的明渠。窩打老道的明渠由九龍塘一直申展到油麻地的海邊出海，是當年的排水道。大約是1961-63年間明渠被封蓋了，擴闊了現在的高打老道行車道。

街邊的雪糕單車

由1959年至61年我每天都從操場側門進出校園，那時候放學時間每天都有一名牛奶公司的雪糕單車停在路邊，那雪糕叔叔耐心地等候著每一個會幫襯他的學生。最便宜的雪糕攪每包賣一毛錢，雪條也是一毛，接著的是雪糕批兩毛，牛奶公司細蓮花杯3毛，最貴的大蓮花杯5毛是少有人能負擔得來的了。那時候我最喜愛的零食是雪攪，甘甘的，涼涼的好不滋味，價格亦合乎經濟，所以每天放學都會買一包享用。交易得多了，那雪糕叔叔每次見到我時都會先把雪糕拿出來交給我。有一回他遞雪糕給我時我卻有點靦靦地說：「不好意思，我今天沒有錢，不買了」。出乎意外地雪糕叔叔說：「沒有關係，拿去吃罷，我請你」。我望望他，黑黝黝皮膚下長滿了生的辛苦的條文（魯迅散文風箏課文內的形容辭，即皺紋。被林祖勇罰抄了五次風箏的我今生也不會忘記的了），露著慈祥的笑容，我不知是快樂還是被感動，眼眶裏瞬間淚水滾動，差點兒沒有掉下來。我很快地轉過頭，不想讓雪糕叔叔見到我那眼淺娘腔的樣子。數天後，我湊足了錢，放學時向雪糕叔叔買了一杯大蓮花杯作為回報他。他好奇地望了我一眼，我也回報了眼神，雙方都像明白對方，彼此也沒有說話，笑了一笑。

窩打老道山的黃泥隧道

我絕對不是培正裏最跳皮的一名學生，但也不是不好動的。對於同學口中所說的一些新奇有趣的事都想目睹及嚐試。五年級時聽聞在學校對面的黃泥山（現今的窩打老道山）裏有地洞可探險，是日本人佔據香港時挖下的，內裏又可能有寶藏。一天，在好奇心作祟下終於忍不住獨自前往探險了。山不高，也不險，但遍找也看不到什麼山洞，只見在黃泥山腳有一個呎許直徑的洞口，一條窄窄的隧道可供細小的身軀穿過。當時年少無知，不知危險，竟然有膽量努力地在隧道內往前爬行了十多呎，直至洞口變得太小了，再不能前進才可無奈地慢慢後退，好不容易才能重見天日！小學時的



與何永年合照。看着相中的自己，實難以想象出55年前在培正的樣子，同學們又怎能認出我呢？

高季岳同學我一眼便認出。我對他最深印象的是在四年級時與他同班，有一天小息時他竟然在課室外的走廊做個倒豎葱，搏得同學們都鼓起掌來。高季岳後的黃杞樑同學在六年級時跟我常打坡子，但我們兩人卻竟然面對面而互不認識。

葉怡音在我印象中是高瘦文靜的女孩，當日見到她時實難以相信她便是五十多年前我們耀社的模範優異生。她當天滿場飛，笑聲開朗，再也不是昔日羞悄悄的女孩模樣了。細看她名牌的名字兩遍，確認無訛，拍照留念。

夏天校服是白衫及白短褲，一時間都變得黃了。

畢業紀念冊——賜我良言(六年級小學畢業)

五十年代中/小學的畢業生都時興有一本紀念策在學期完結時交給要好的同學要求他們寫一些勉勵的句子。那時同學們都要事前準備好幾句良言來贈給朋友。最常見的句子有：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今天雖然分手但友誼永在。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等等。

現今看來似是老土不過，但五十多年前的當日卻是最流行的事宜。六年級畢業時我準備了一本很精美的紀念策讓多名同學提言，很可惜年代久遠，加上搬了數次屋，我的紀念冊亦遺失了。當年多名同學給我寫的良言都只能依稀在腦中浮現一二，變得模糊不清了。

金禧聚會印象 2015-11-13

盼望著的一天終於來臨了。我在上午11時準時與另一名培正耀社轉到拔萃男校的同學梁永寧一起去到了維景酒店唐宮報到。當時熱烘烘的擠滿了人但卻是一個也不認識，真有點兒窘。名單上不錯是有我與梁永寧的名字，但由於鍾信明同學不在場，負責登記的同學也無從了解我們二人的身份，只好簡略自我介紹。進入會場時更是人頭湧湧，手拿著擴音器的MC熱烈地招呼同學，很奇怪我當時第一眼便認出他是何永年。當年還是12-13歲的孩子相隔了55年怎麼能認出他我都難以解釋。隨後我再各處找尋心中認為會認出的面孔，高季岳、林定邦、樂美濤和周彼德我都一一認出，但跟我一起打坡子最多的黃杞樑同學卻大家都互相記不起來了。高季岳可能對我仍有少許印象，但其他的同學腦中都已一片空白。小學時的瑣事大都已忙掉了。

當日在會場相見後便馬上認得同學還有周彼得，樂美濤和林定邦。周彼得身形魁梧，比起小學時瘦削的軀幹像大了三倍，樂美濤也澎脹了，但面上的酒窩仍是他的招牌。林定邦長高了不小，個子比我想像的大。譚美諭跟我交談了三兩分鐘，眼仍是大大的，面孔較為圓潤，但我已無法把她今昔的樣子聯想起來。我與關仕清同一枱，經他自我介紹下我才

隱若地記起他昔日的樣子。同枱的同學全都不認識，但都很客氣地花時間跟我這名陌生的「舊同學」寒暄。席間我了解到很多培正的同學都在畢業後負笈美加，並在當地留下來工作、成親與生活。單單美國西岸灣區一地便可以輕易地召集廿多名耀社同學聚會，可說是人才鼎盛。午膳時間何永年同學邀請了很多同學上台講述近況及感想，更特意叫我及梁永寧兩名中途轉校的舊生談談感受。面對着百多名面孔陌生但心中常縈繞的培正同學一時間百感交雜，數十年前在培正的情景更如泉湧般現在眼前。好不容易控制着激動的情緒，忽忽地在台上交代了數句便下台了。百多名紅藍兒女，天南地北，好不容易有今天的大聚會，都埋首接耳的互道近況，台上下好不熱鬧。兩個多小時的午餐聚會很快便過去了，同學們都趕着步行回母校繼續接踵而來的金禧活動。我跟梁永寧都只是參與了第一天的午餐聚會，餐後便與他離群散去。

耀社的聚會後我心裏有很大的回響，腦中仍不斷地浮現出六十年前在培正讀小學時的情景。同學、老師、校舍與及兒時瑣事都一一湧上心頭。我亦解釋不了為何有這樣的感覺，心裏只是很希望有機會能與同學們再度會面，交談，值此勾起六十年的回憶，或從他們口中可略知曾與我同班但在培正畢業的同學們的情況。我深信每名回到培正參加金禧活動的同學都對母校及同窗們有十分深厚的感情，腦中對兒時情景或多或少都有些印象。也許亦有同學早已把兒時在校內瑣事記了下來與各同學分享了。但我只求在自已記憶猶新時把舊事一、一錄下，日後無須再在腦中搜索，亦讓有興趣的同學能與我一起分享，細味半世紀前的校園生活。

耀社舊同學陳永裕

2016-7-24

個人資料

3年班?班 班主任姓羅女老師教中文

4年班愛班 班主任何淑端

5年班?班 班主任譚戴曾

6年班?班 班主任林凌霄

初一?班 班主任可能是黃悅和(教生物女老師)

初一後轉校到拔萃男書院(時1961年)